

清末稗史精选丛书

光绪皇帝外传
景善日记

恽毓鼎
景善 著

稗



重庆出版社

• 清末稗史精选丛书

光绪皇帝外传
景善日记

恽毓鼎
景善 著

重庆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陈 慧
封面设计 邵大维
技术设计 费晓瑜

恽毓鼎 景善 著

光绪皇帝外传·景善日记

GuangXu HuangDi WaiZhuan·JingShan RiJi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汉中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5 字数 197 千

1998年8月第一版 1998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-5366-3913-9/K·206

定价: 20.00 元

目 录

光绪皇帝外传	恽毓鼎(1)
慈禧光绪病逝纪实 ...	佚名(25)
戊戌政变始末	佚名(41)
金銮琐记	高 树(61)
庚子国变记	罗惇融(103)
景善日记	景 善(117)
庚子拳变始末记	佚名(145)
拳变余闻	罗惇融(199)
述庵秘录	王无生(227)

光绪皇帝外传



(原名《崇陵传信录》)

恽毓鼎 著

光绪皇帝外传 1 恽毓鼎 著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节

自忌讳排比之法行，而国史为官书，朝野所传闻，其轶事时见诸野史。虽或爱憎发于恩私，是非生于党议，而朝局真相，亦颇存焉。毓鼎事先帝十九年，侍螭头，领阑台，所居皆史职。《起居注》，名《记言动第录》，排日谕旨，而以《懋勤殿内记注》附益之。史馆作本纪，根据《实录》，稍变其体裁；大臣列传，则缀拾邸抄公牍，不得有所采访，申己意，盖太史南董之风坠地尽矣。缅维先帝御宇，不为不久，幼而提携，长而禁制，终于损其天年，无母子之亲，无夫妇、昆季之爱，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，平世齐民之福，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。毓鼎侍左右，近且久，天颜戚戚，常若不愉，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。弃臣民之后半月，冲主御法驾，升正殿，行即位礼。毓鼎侍班御座前，默思先帝生平遭际困厄，心酸鼻辛，欲制泪不禁涔涔被面矣。后之人稽光绪一朝事，所见者懿旨耳，上谕耳，奏疏耳。先帝一多病柔儒之主而已，庸詎知天挺英明，豁达大度，奋发欲有所为，处万难之会，遵养时晦，以求自全，有大不得已之苦衷哉！监国醇亲王以河间东平之亲，居明堂负宸之重，窃谓继志述事，为先帝吐气，此其时矣。荏苒二年，东海逋臣，交章荐之而不召；西市沉冤，遗孤言之而不雪，毓鼎知其无意于先帝矣。乃始反袂吮毫，举十九年所见所闻，纂为此录。无恩私，无党议，可以告先帝而

质鬼神。扃之篋笥，传诸子孙，他日陵谷变迁，函开心史，三十四年之朝局，庶有大明之一日乎？至若赤凤之谣，杨华之歌，怨口流传几成事实，宫廷隐秘，姑从阙如。宣统三年辛亥四月湖滨旧史恽毓鼎。

德宗景皇帝为宣宗之孙、醇贤亲王之长子，母曰叶赫那拉氏，以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诞于宣武门内西太平街醇王府之槐阴斋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，穆宗上宾，前星未曜，慈安太后、慈禧太后宫中定策，以初六日夜半具法驾迎上，入承大统。时年四岁，初七日始发丧。两宫垂帘听政，以每岁七月朔日孟秋时享太庙，致斋三日，二十八日为斋戒期，乃移上二日，以六月二十六日为圣诞节。

光绪十五年正月大婚，皇后叶赫那拉氏，满洲桂祥长女，孝钦显皇后之内侄女也。纳侍郎长叙二女，册为珍嫔、瑾嫔，上始亲裁大政。

上读书之所为毓庆宫，常熟翁同和、寿州孙家鼐、仁和夏同善、孙诒经，先后充师傅，以松淮充满文教习。故事，授清文者不名师傅，其体亦杀。夏公出为学政，薨于外；仁和孙公以失旨出书房；翁相国以罪去；独孙相国恩礼始终无间云。

惠陵上仙，实系患痘，外传花柳毒者非也。甲戌十二月初四日痘已结痂，宫中循旧例谢痘神娘娘，幡盖香花鼓乐，送诸大清门外。是日太医院判李德立入请脉，已报大安，两宫且许以厚赏矣。夜半忽急诏促入诊，踉跄至乾清宫，则见帝颜色大变，痘疮溃陷，其气甚恶。德立大惊，知事已不可为，而莫解其故。未久即传帝崩矣。嗣后始有泄其事者。孝哲毅皇后为侍郎崇绮之女，明慧得帝心，而不见悦于姑慈禧太后，待之苛虐。初四日，不知何事，复受谴责。后省帝疾于乾清宫，泣诉冤苦。帝宿宫之暖阁，屋深邃苦寒，中以幕隔之。慈禧侦后诣帝所，窃尾之。官监将入启，摇手令勿声，去履袜行，伏幕外听之，适闻后语。帝慰

之曰：“卿暂忍耐，终有出头日也。”慈禧大怒，揭幕入，牵后发以出，且行且痛扶之，传内廷备大杖。帝惊恐且悲，坠于地，昏晕移时始苏，痘遂变。慈禧闻帝疾剧，始释后，而诬以房帏不谨致圣躬骤危云。德宗嗣祚，上徽号曰“嘉顺皇后”。后悲郁不欲生，遂于次年二月二十日吞金以殉。崇侍郎亦因此忤旨闲废者二十馀年。

光绪辛巳三月十一日，孝贞皇后崩时，慈禧病甚剧，慈安固健康无恙。凶信出，百官皆以为西圣也。既而知为东后（时两太后分居东西，即以东太后、西太后别之，宫中则呼曰“东佛爷”、“西佛爷”），乃大惊詫。相传两太后一日听政之暇，偶话咸丰末旧事，慈安忽语慈禧曰：“我有一事，久思为妹言之。今请妹观一物。”在篋中取卷纸出，乃显庙手敕也，略谓：叶赫氏祖制不得备椒房，今既生皇子，异日母以子贵，自不能不尊为太后，唯朕实不能深信其人。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，否则汝可出此诏，命廷臣传遗命除之。慈安持示慈禧，且笑曰：“吾姊妹相处久，无闲言，何必留此诏乎？”立取火焚之。慈禧面发赤，虽申谢，意怏怏不自得，旋辞去。十一日，慈安闲立庭中，倚缸玩金鱼，西宫太监捧盒至，跪陈曰：“外舍顷进克食（满洲语，牛奶饼之类），西佛爷食之甚美，不肯独用，特分呈东佛爷。”慈安甚喜，启盒，拈一饼对使者尝之，以示感意。旋即传太医，谓东圣骤痰。厥医未入宫，而凤驭上升矣。慈安沉默寡言笑，守家法，知大体。同治初年，戡定海内大计，慈安主持于上，恭忠亲王文相国翊赞于下，以成中兴之功。慈禧素严惮之。辛巳后，土木游宴之风始盛（或传咸丰时，大学士肃顺曾密疏请文宗行钩弋故事，故孝钦听政，首除肃顺，而摭拾跋扈罪状，以成其狱）。

德宗既理万几，有意右文之治。元和陆相国时值南斋，上语之曰：“《天禄琳琅》初集之书，向储圆明园，庚申毁于兵火。二集各书，闻在宫中，汝可诣宫中藏书处试检之。”陆相往检，书

虽多，俱与二集目录不合。覆命，上沉吟良久曰：“昭德殿尚有书数屋，恐是矣。”昭德殿，宫中最后殿也。常熟翁师傅在侧，请于上，愿与陆润庠同往。殿扃锁久，凝尘数寸，无从措手足。二公共出银十两，给守殿太监为扫除费。次日复往，则宋元明钞本颇多，且有精抄本，然以二集目录证之亦非也。有旧阁知其事者，谓闻诸前辈，此盖嘉庆初欲编《天禄琳琅》三集而未行者。翁、陆乃择最精数种呈上，置玉案备乙览焉（有乾隆朝翰苑分书袖珍《昭明文选》一部，皆词臣工书者。第一册首页，有纯皇御容。闻德宗以此书置案头，时展览，颐和驻跸，亦携以自随）。

癸巳甲午间，上习闻翁师傅之说，颇究碑版目录之学，翁亦时以新出版本进上。犹忆甲午五月初，毓鼎因考试翰詹，由编修擢赞善召见。上首问翰林院藏书及《永乐大典》所存册数，又问近有新出金石否，谕毓鼎在家宜多看书，不可专习诗赋，此足以规圣学矣。（明修《永乐大典》凡二部，一置乾清宫，一赐翰林院。明亡后，宫中一部不知存否。其储院者，一万二千餘册，国初开《四库》，馆臣就《大典》所录，搜辑佚书甚夥，其后渐有亡失。毓鼎初入词馆，犹见有八千餘册。光绪庚子，兵攻使馆，翰林院后墙正界英馆，亦毁于火，《大典》散入英馆，焚毁遗失者过半。院中所存，仅八百餘册。最后由院移送学部，则仅数十册。金题玉笈，散在好古者之家。煌煌巨编，无复能窥全豹。此亦书林一大掌故也。壬寅年闻厂肆有《大典》十餘册出售，每册价三十两、二十两不等。毓鼎急往求之，则已为捷足者所得，至今思之犹耿耿。）

上幼畏雷声，虽在书房，必投身翁师傅怀中。大婚后迄无皇嗣，或谓有隐疾，宫掖事秘，莫知其详也。体气健实，三十四年无疾病，未尝一日辍朝，郊庙大祀必亲临，大风雪，无几微怠容，步稳而速。扈从诸臣，常疾趋追随。性宽厚，侍臣或偶失仪，不究也。

故事：廷试贡士，阅卷大臣拟前十本进呈候钦定，然后拆弥封姓名宣布，往往如所拟名次，不更动也。乙未殿试，上念国步多艰，思得气节之士而用之。四川骆成驥名在第十，上见其卷中有“主忧臣辱、主辱臣死”二语，大赏之，拔置第一。

上既亲政，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，间日往请安，每日章疏，上阅后皆封送园中。丁酉年，毓鼎附片劾太监牛姓在外招权纳贿，请严惩以符祖制。牛姓者，颐和园亲近小阉也。上谓翁师傅曰：“此疏若为太后见，言官祸且不测，朕当保全之。”乃撤去附片，仅以正折呈园。翁师傅后语毓鼎，感激圣慈，至于流涕。

是时权操于上，亦颇有通内营进者。玉昆者，木厂商人也，以入资助园工，得道员，忽授四川盐茶道。召见日，上见其举动粗鄙，心恶之，因询其曾否读书。玉对曾读《百家姓》及《大学》。上授以笔，命书履历，良久仅能成“玉昆”二字，上怒斥出，即日罢之。一日，苏松太道缺员，枢臣列单请简。上海道兼管海关，膏腴甲天下，上命授鲁伯阳，且申之曰：“是李鸿章所保。”枢臣闻命，相顾错愕，遍稽旧籍，始得其人。尝以微劳列保案，李所奏也。先是鲁以道员需次金陵，制府及司道皆轻之，鲁颇不平，乃辇巨金输幸门，期必得斯缺。既有成说，扬扬意得甚，预夸示同僚，咸嗤其妄。命下果然，制府刘坤一大惊詫。奏改常镇通海道，旋劾降为通判。方请谒之言得入也，未尝不以人才可用欺上，迨觉其不称，立斥之，而不稍一护前。此如日月之食，何足为圣明之累耶？

甲午辽东丧师，上愤外难日迫，国势阽危，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。环顾枢辅大臣，皆庸懦玩愒，无动为大，无足与谋天下大计者。南海康有为，甲午公车一再上书，上固心识之。戊戌四月，常熟罢去，朝局渐变，张阁学百熙、徐学士致靖先后疏荐有为。召见，以日本改制维新之说进，上大悦。是时二品以上大员黜陟，皆须诣颐和园取进止，上不得自专，故康仅以工部主事在

总理事务衙门行走。其门人举人梁启超，仅领译书局，而枢辅阁部大臣，固无力去之也。其时广开言路，庶民皆得实封言事。礼部主事王照疏陈四事，请上游历东西洋各国。尚书怀塔布、许应骙等抑不为代奏，堂司交哄。事闻于朝，上正思藉事黜一二守旧大臣，以厉威而风众，闻之震怒，特诏革礼部六堂职，破格拔少詹事王锡蕃、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署左右侍郎。举朝知上意所在，望风而靡。怀之妻素侍颐和宴游，哭诉于太后，谓且尽除满人，太后固不善上所为矣。会上特擢谭嗣同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参赞军机事，专理新政，时谓之“四贵”，枢辅咸侧目。谭、杨愤上之受制，颇有不平语。上手诏答之，大略谓：顽固守旧大臣，朕固无如之何，然卿曹宜调处其间，使国可富强，大臣大掣肘，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，否则朕位且不保，何有于国？（此诏宣统元年，杨锐之子缴呈监国，命付实录馆。）于是蜚语浸闻，西朝御史杨崇伊、庞鸿书揣知太后意，潜谋之庆亲王奕劻，密疏告变，请太后再临朝。袖疏付奕劻，转达颐和园。八月初四日黎明，上诣宫门请安，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，车驾仓皇而返。太后直抵上寝宫，尽括章疏，携之去。召上，怒诘曰：“我抚养汝二十余年，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！”上战栗不发一语，良久啜嚅曰：“我无此意。”太后唾之曰：“痴儿今日无我，明日安有汝乎！”遂传懿旨，以上病不能理万几为辞，临朝训政，凡上所兴革悉反之。（政变各节，凡已见官书及外间记载者，概略之，以此录非政纪也。）谭、杨、刘、林及康广仁之死，御史黄桂鋆实促之，疏谓该员罪状已明，可无事审讯。说者谓桂鋆恐对簿时牵及圣躬也。于是士大夫畏新政如虎，谈之色变。八月前内外所保人才，不能不入都，至者犹召见，见后皆报罢云。

两宫之垂帘也，帝中坐，后蔽以纱幕，孝贞、孝钦左右对面坐。孝贞既崩，孝钦独坐于后。至戊戌训政，则太后与上并坐，若二君焉。臣工奏对，上嘿不发言。有时太后肘上使言，不过一

二语止矣。迁上于南海瀛台，三面皆水，隆冬冰坚结，传闻上常携小阁踏冰出，为门者所阻，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。上常至一太监屋，几有书，取视之，《三国演义》也。阅数行掷去，长叹曰：“朕并不如汉献帝也！”

己亥十月，毓鼎自江南回京销假日，召见于仪鸾殿。太后偶语及豫省疏报雹灾事，而忘其县名，顾上曰：“皇帝记为何处？”上即应曰：“巩县也。”时马家埠抵永定门，新设电车，太后问及焉，复顾上曰：“此何国所为？”上应曰：“德使海靖也。”因叹虽一循例报灾之折，数年前所兴之工，上犹留心不忘如此。常熟罢相为四月二十七日，常熟诞辰也，黎明尚入朝，寂无消息。上冲龄典学，昵就翁师傅，或捋其髯，或以手入怀抚其乳，故常熟在书房二十五年，最为上所亲。尝乞假回虞山省墓，上雅不愿其去，不得已，始允一月假。陛辞日，坚与约曰：“下月今日，朕与师傅相见于此矣。”先是，钱塘汪侍郎鸣銮奏对当圣意，屡召见，有所陈，太后闻而恶之。忽传懿旨，以迹近离间，褫汪职。因此尤忌翁，猝用朱笔逐之，盖不欲其在上左右也。八月政变，复坐以举康有为之罪，下诏编管。是年四月二十四日，新进士传胪状元为贵州夏同和，恰与常熟同名，未三日，而常熟罢，亦异事也。

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廊，屋五楹，列圣燕居念典处。咸丰中叶，何秋涛福建主事，以进《朔方备乘》（原名《北徼汇编》，文宗赐今名），诏在懋勤殿行走。同治后，殿久虚，惟南书房诸臣时就其中应制作书，以其与南斋毗连也。戊戌六月，上有意复古宾师之礼，将开懋勤殿，择康有为、梁启超、黄绍箕等八人待制，燕见赐坐，讨论政事。闻者谓为二千年未有之盛举，竟未及开而罢。

八月以后，内外籍籍，谓将有桐宫之举。每日造脉案药方，传示各衙门，人心汹惧。于是候选知府经元善在上海联合海外侨

民，公电西朝请保护圣躬。虽奉严旨名捕元善，而非常之谋竟寢。次年己亥，上春秋三十有九矣。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，大学士徐桐覬政地綦切。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，咸思邀定策功。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，虽在亲王下，最为孝钦所亲信，言无不从，大权实归之。三公者，日夕密谋，相约造荣第，说以伊霍之事。崇、徐密具疏草，要荣署名，同奏永宁宫。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启朝退，先诣荣达二公意。荣大惊，佯依违其词，速启去，戒阍者毋纳客。二公至，阍者辞焉。次日朝罢，荣相请独对，问太后曰：“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？”太后曰：“无有也。事果可行乎？”荣曰：“太后行之，谁敢谓其不可者。顾上罪不明，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，此不可不慎也。”太后曰：“事且露，奈何？”荣曰：“无妨也。上春秋已盛，无皇子，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，为上嗣，兼祧穆宗，育之宫中，徐承大统，则此举为有名矣。”太后沉吟久之曰：“汝言是也。”遂于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贝勒、御前大臣、内务府大臣、南上两书房、翰林部院尚书于仪鸾殿，上下惊传将废立。内廷苏拉且昌言曰：“今日换皇上矣。”迨诏下，乃立溥儀为大阿哥也。康熙末年，诸皇子阴谋夺嫡，理密亲王再立再废，诸子各树党羽，互相倾轧，圣祖因此忧愤而殂。泰陵既以智数登大宝，有鉴于前，遂垂永不建储之谕，臣下有请者立斩。晚年，金盒藏嗣皇帝名，藏正大光明匾上，凭几末命，乃启鏊，传遗诏立之，继此传为家法。穆宗之崩，不嗣子而立弟。光绪戊寅，惠陵奉安，吏部主事吴可读在陵次疏言：异日今上有皇子，当后穆宗。草疏后，即仰药死。懿旨下廷臣，即当日所称大礼议也，且予可读恤赠。德宗储贰久虚，至是乃立大阿哥，兼祧穆宗，以符前议。溥儀者、宣庙之曾孙，惇慎亲王之孙，父为端郡王载漪。其时恭亲王溥伟、贝子溥伦，依伦次皆可当选。而载漪平日得太后欢心，故立其子，年十五矣，入居阿哥所（在景运门外，即青宫也）。辟弘德殿，西苑则在万善殿。命

崇绮充师傅，召陕西陕安道高庆恩入京，与翰林院侍读宝丰、崇寿俱授读，命徐桐照料弘德殿。大阿哥素不悦学，有所喜二犬，次日即宣索入宫，识者早有以虑其不终。徐相是日适考校八旗官学，遽以使之主祭，而百神享之。使之主事而事治，百姓安之。命题盖隐寓推戴之意云。

义和拳之为邪教，即八卦、白莲之支流苗裔，劳玉初京卿考证最详。顾朝廷所以信之者，意固别有所在。邵陵高贵之举，两年中未尝稍释，特忌东西邻责言，未敢仓卒行。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，计非藉兵力慑使臣，固难得志也。适义和拳起，谎言能避火器，以仇教为名，载漪等遂利用之，以发大难。故廷臣据理力争，谓邪术不足信，兵端未可开，皆隔靴搔痒之谈也。甲午之丧师，戊戌之变政，己亥之建储，庚子之义和团，名虽四事，实一贯相生，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。

京师演拳，始于三月间，不一月，其势渐盛，涑水至戕弹压武官杨福同。朝廷虽屡严谕拿办，复命枢臣赵舒翹往涿州，名为宣旨解散，实隐察其情势也。舒翹见其皆市井无赖，乞丐穷民，殊不足用，回京揣太后意向之，不以实对。五月十五日，戕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于马家埠，日日毁教堂，杀教民，株连无辜。二十日，复纵焚正阳门西，火及城楼，二百年精华，一朝而尽。其时使馆街西兵擐甲实枪，严守东西街口，如临大敌。午刻忽传旨召王大臣、六部、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，约百余人，室中跪满，后至者乃跪于槛外。殿南向，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，枢臣礼亲王世铎、荣禄、王文韶、赵舒翹跪御案旁，自南而北，若雁行，诸臣皆面南。枢臣刚毅，则出京察看拳民未归。既跪行一叩礼，上首诘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，色甚厉。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在后，与毓鼎相接，默语毓鼎：“适在提督董福祥处，据董自任，可驱拳匪出城外。”毓鼎促其上闻。永亨膝行而前，奏云：“臣顷见董福祥，欲请上旨，令其驱逐乱民。”语甫半，端王载漪

伸大指，厉声呼曰：“好！此即失人心第一法。”永亨慑，不能毕其词。太后默然。太常卿袁昶在槛外，高呼：“臣袁昶有话上奏！”上谕之入，乃详言拳实乱民，万不可恃。就令有邪术，自古及今，断无仗此成事者。太后折之曰：“法术不足恃，岂人心亦不足恃乎？今日中国积弱已极，所仗者人心耳。若并人心而失之，何以立国？”太后又曰：“今京城扰乱，洋人有调兵之说，将何以处之？尔等有何见识，各据所见，从速奏来！”群臣纷纷奏对，或言宜剿，或言宜抚，或言宜速止洋兵，或言宜调兵保护。随面派侍郎那桐、许景澄出京，劝阻洋兵，一面安抚乱民，设法解散。遂麾群臣出。毓鼎与光禄卿曾广汉、大理少卿张亨嘉、侍读学士朱祖谋见太后意仍右拳匪，今日之议，未得要领，乱且未已也，乃行稍后，留身复跪曰：“臣等尚有言。”亨嘉力言拳匪之当剿，但诛数人，大事即定。张闽人，语多土音，又气急，不尽可辨。祖谋言：“皇太后信乱民，敌西洋，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？”太后曰：“我恃董福祥。”祖谋率然对曰：“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。”太后大怒，色变，厉声曰：“汝何姓名？”对曰：“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。”太后怒曰：“汝言福祥不足恃。汝保人来！”祖谋猝不能对。毓鼎应声曰：“山东巡抚袁世凯，忠勇有胆识，可调入京镇压乱民。”曾广汉曰：“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。”军机大臣荣禄在旁，应曰：“刘坤一太远，袁世凯将往调矣。”毓鼎复言：“风闻奎舆有西幸之说，根本重地，一举足，天下摇动矣。”太后力辩并无此说，四臣遂起。太后于祖谋之出，犹怒目送之。

二十一日未刻，复传急诏入见。申刻召对仪鸾殿。上先诘问总理事务衙门大臣尚书徐用仪，用仪奏辩，语细不可闻，惟闻上厉声拍案曰：“汝如此搪塞，便可了事耶？”太后随宣谕：“顷得洋人照会四条，一、指明一地，令中国皇帝居住；一、代收各省钱粮；一、代掌天下兵权。今日衅开自彼，国亡在目前。若竟拱

手让之，我死无面目见列圣。等亡也，一战而亡，不犹愈乎？”群臣咸顿首曰：“臣等愿效死力！”有泣下者。惟既云照会有四条，而所述只得其三，退班后，询之荣相，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，太后讳言之也。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，语尤激昂。太后复高声谕曰：“今日之事，诸大臣均闻之矣。我为江山社稷，不得已而宣战。顾事未可知，有如战之后，江山社稷仍不保，诸公今日皆在此，当知我苦心，勿归咎予一人，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。”群臣复叩首言：“臣等同心报国！”玉音一则曰诸大臣，再则曰诸公，群臣咸震动。于是命徐用仪、立山、联元往使馆，谕以利害，若必欲开衅者，可即下旗归国。立山以非总理衙门辞，上曰：“去岁各国使臣瞻仰颐和园，非汝为之接待乎？今日事亟，乃畏难乎？”太后怒曰：“汝敢往，固当往；不敢往，亦当往！”三臣先出，即谕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，复谕曰：“徐用仪等身入险地，可派兵遥护之。”群臣既退，集瀛秀门外，以各国照会事质之译署诸公，皆相顾不知所自来。或疑北洋督臣裕禄实传之，亦无之。嗣乃知二十夜三鼓，江苏粮道罗某遣其子扣荣相门云：“有机密事告急！”既见，以四条进。荣相绕屋行，旁皇终夜，黎明遽进御。太后悲且愤，遂开战端。其实某官轻信何人之言，各国无是说也。故二十五日宣战诏，不及此事。

二十二日申刻，复传入见，筹议和战，少顷即退。二十三日未刻，再召见于仪鸾殿，太后决定宣战，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，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，派兵护行。上雅不愿轻开衅，拏景澄手曰：“更妥商量。”太后斥曰：“皇帝放手，毋误事！”侍郎联元谏曰：“法兰西为传教国，衅亦启自法。即战，只能仇法，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。果若是，国危矣！”言且泣，额汗如珠。闻有与辩论者。即派载润等加意捍卫宫墙，备不虞。赏内膳房饭食，不必下班。诸臣皆退，旋传谕二十四日辰刻更入见。次晨俱集瀛秀门外，使臣来照会，要庆、端二王往议。召二王及枢臣先入